

朱建春 / 主编

姑苏叙事

中国·苏州
古吴轩出版社



朱建春 / 主编

姑苏叙事

中国·苏州
古吴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姑苏叙事 / 朱建春主编. — 苏州 : 古吴轩出版社,
2018. 12
ISBN 978-7-5546-1295-8

I. ①姑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73423号

责任编辑: 俞 都
见习编辑: 王 芳
装帧设计: 杨 洁
责任校对: 徐小良 吕丽静
绘 图: 陶开俭
责任照排: 杨 洁

书 名: 姑苏叙事
主 编: 朱建春
出版发行: 古吴轩出版社

地址: 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: 215006
[Http://www.guwuxuancbs.com](http://www.guwuxuancbs.com) E-mail: gwxcbs@126.com
电话: 0512-65233679 传真: 0512-65220750

出 版 人: 钱经纬
印 刷: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印 张: 11.75
版 次: 2018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546-1295-8
定 价: 32.00元

生活是身边最大的“非遗”

听“戥壁书”，看“癫团车”，抽“贱骨头”……这些渐行渐远、已逐渐湮没于历史深处的小巷人家生活，对于把玩着智能手机、平板电脑长大的一代新人来说，已经太过久远，变得漫漶陌生起来。或许祖辈、父辈偶尔尚有只言片语提及，但对于新生代来说，这一切已经遥远得不能想象，也不敢想象了。

若干年后，当我们完成“两个一百年”的奋斗目标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，人民生活极大富足之后，再回过头来考察世纪之交的这一段苏州市民生活，或者我们只能从字里行间寻章摘句，在特定的民俗风情表演里才能查到它们的踪迹了。缘于此，我们编纂这本《姑苏叙事》，就是为岁月留痕，为历史存真，用文字“刻录”一段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一世纪初的百年姑苏生活的“全息影像”。

是书分为四篇。一为漫笔拾趣，一为岁月留声，一为吴地迹忆，一为遗风流韵。书中汇集了20余位知名作家、记者以及文化学者的34篇文章。作者们或生于斯、长于斯，或长期在姑苏工作、生活，作为生活的有心人，时代的见证者、记录者，他们从不同角度给姑苏“画像”，从各个侧面给姑苏“树碑立传”。

举凡街巷桥梁、寺庙牌坊、昆曲评弹，亦或是小巷木屐、河滩印象、斋月焚香，均能不缓不急、不即不离，娓娓道来。某日午后，我们或许可以在平江路的某个茶馆，泡上一杯碧螺春，面前摊开这样一本书，捡拾起一页泛黄的纸片，重温片刻旧时月色的诗情。柴米油盐、衣食住行，这些世俗的人间烟火，组成了我们身边活色生香的生活意象。最姑苏，慢生活，所谓的诗意栖居，应该不外乎如此吧！

木心在《从前慢》里这样浅吟低唱：

从前的日色变得慢
车、马、邮件都慢
一生只够爱一个人

从前的锁也好看
钥匙精美有样子
你锁了，人家就懂了

毋庸讳言，有了“从前慢”的背景，今天线性发展的快，才衬托得那么酣畅淋漓。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。充满希望的人欢天喜地张开双臂拥抱新时代；拥有遗老情结的人在螺旋式发展的弯道里感叹今不如昔，哀吟“逝者如斯夫”；有的人则漠然置之，冷眼相待，闲看花开花落、云长云飞；有的人则悄然临摹，用时光的手，为历史塑像。“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，记得住乡愁”，在他们的笔下，显得尤为深刻。

翻开这本《姑苏叙事》，在大部分的文章里，我们似乎能够从各种视角窥测作者童年的生活印痕。即便从现在来看，当时的生活显得那样的贫瘠，用苏州话来说，穷得赤脚地皮光。但是经过时光的沉淀，经过作家审美的重塑与变形，远去的生活似乎又变成了一种美好的回忆。

读这些文章的时候，那些有着相似生活经历的读者，不知不觉地就会沉浸进去，仿佛时光倒转，回到了《从前慢》里的旧时光；而时代新人们，通过这本书，可以感悟一下祖辈、父辈的童年生活，也不失为一件美事。弗洛伊德曾对作家的这种“童年

情结”进行过探讨，他认为作家成年后的作品是对童年游戏的一种接管或者替代，倾注了受到压抑的童年时期的欲望。

不管如何解读，阅罢却收获了满满的回忆。无论是“捉赚绩”的童年游戏、中秋节吃月饼的难忘体验，还是苏州南北园的秀美风光，就像作者写到的那样，在懵懵懂懂当中，我们跟随古城一起长高长大。城南建起了苏纶厂，天赐庄引进了X光机，不管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，时钟滴答，时代依然在向前、向前、向前……不可否认，变革一直是生活的常量。

尽管我们可以“视传统为古，我比传统更古”，但是大浪淘沙，有些东西总是会在时代的演绎进程中有所扬弃，就像消失的花朵、河滩头的浣洗。有些场景或许还能够再找寻到一些历史的印痕，有的则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，只保存在我们的记忆里留待反刍了。

世界潮流，浩浩荡荡，顺之则昌，逆之则亡。当前，我们正见证一场伟大的变革。这种因科学技术发展而带来的狂飙突进式的变化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也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。媒体上报道，时速4000公里的“超级高铁”正在研发当中。以现在的快，比照旧时的慢，从前的旧时光，结合现在日新月异的发展，我们还可以跨界融合，相互辉映，再撰写出新的篇章。

姑苏区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。如何在急剧变革的大时代守住江南的文脉？这是我们一直在探讨的问题。时下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、传承正如火如荼地开展，从这个意义来说，《姑苏叙事》里描写的苏州生活，有关衣食住行生生不息的发展变化中的生活，在飞速改变的同时依然还在坚守、保护、传承我们的“最姑苏慢生活”，其实就是我们身边最大的“非遗”。

是为序。

目 录

生活是身边最大的“非遗”

漫笔拾趣

东南西北捉赚绩 / 河 茗 02

那时候听书 / 殷德泉 07

巷子里的小书摊 / 袁永辛 12

这绿岛，像烟波弥漫传来的一首歌 / 嵇 元 16

古城的学画少年 / 苏 宁 21

夏夜的风吹过 / 孙骏毅 26

斋月宫与走月亮 / 嵇 元 31

岁月留声

- “苏纶”往昔 / 阿 坤 38
- 天赐庄的X光机 / 王馨荣 43
- 在东北半城长大 / 嵇 元 48
- 儿时小巷木屐声声 / 王梦沂 54
- 父亲的苏州 / 余 嘉 59
- 河滩头印象 / 袁永辛 64
- 记忆中的桨声水影 / 孙骏毅 68
- 消失的花朵 / 潘 敏 72
- 小巷深处走过的工匠 / 王梦沂 78

吴地迹忆

凤凰街上的童年脚印 / 徐保卫 84

沧浪绘事 / 王 晨 89

《早春二月》内外的一帧老苏州 / 钱沛恩 95

儿时的阊门 / 王松铭 99

虎丘老街：长满岁月的苔色 / 龙 舟 104

记忆中的南园 / 东村老人 110

想起甫桥西街 / 柳袁照 115

胥门外的一段昏昏灯火 / 褚 馨 120

遗风吹过玄妙观 / 徐保卫 125

遗风流韵

永远的葭葭巷 / 南 亚 130

触摸冰冷石牌坊 / 孙骏毅 136

旧时餐事风情 / 老 凡 141

古寺素斋 / 石 磊 146

皮市街上的偶遇 / 刘 放 151

横街流水 / 石 磊 15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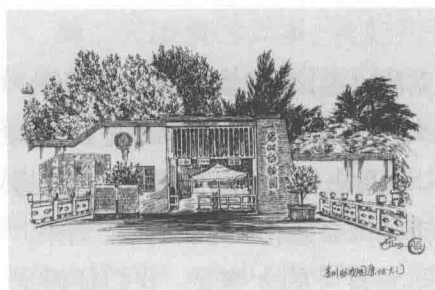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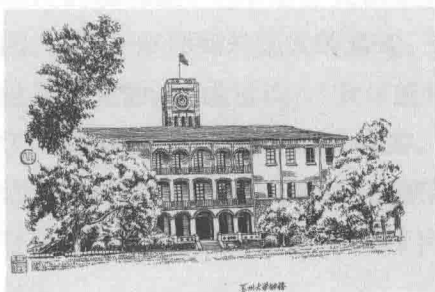
小巷惊案奇情 / 刘 放 162

姑苏寻茶记 / 石 磊 167

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/ 沈慧瑛 171

姑苏
叙事

漫笔拾趣



东南西北捉赚绩

文/河 茗

每年立秋过后，蟋蟀这种奇妙的昆虫就应时而生。苏州话把蟋蟀叫作“赚绩”，作为一个古老的消费城市，苏州喜欢玩赚绩的人很多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，苏州玄妙观三清殿后面的露台上，有一个自发形成的赚绩摊。每年处暑过后，这个赚绩摊就逐渐形成，至白露达到高潮。卖者，大部分是来自近郊的青壮年农民。他们的赚绩，都是就地取材抓来的。品相差的小赚绩，一分钱就能买到；品相好的大赚绩，每只价钱二角以上。我们小孩囊中羞涩，玩赚绩全靠自己捉。

立秋过后，学校放暑假尚未开学。我们大院子的几个小伙伴都是铁杆赚绩迷，相邀去捉赚绩。捕捉的地点，近的在市内大公园，远的去南园。后来，为了捉到善斗的大赚绩，我们征得家长同意开始远征。主要的战场，设在横塘、上方山、外跨塘等处。当时前往全靠双脚步行，人称“11路汽车”。捉赚绩，演绎出不少难忘的趣闻。

安乐园惊魂迷方向

记得有一年，大院子的老王对我们

几个小伙伴说：“要捉大赚绩，就到安乐园。”安乐园在哪里？是什么公园？向他一打听，我们被吓了一大跳。原来，安乐园在葑门外西街南端，也就是现在的莫邪路。它不是让人游玩的公园，而是一座埋葬外国人的墓地。老王见我们害怕，便挑逗说：“我早就料到了，你们这些胆小鬼肯定不敢去。”此话大大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心。大家便不甘示弱地回答：“别小看人，我们明天就去。”

第二天凌晨四点多，我们几个小伙伴就相约前往安乐园。一路上，我们唱起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》壮胆：“向前向前向前！我们的队伍向太阳……”走近葑门，我们向挑担进城卖菜的农民问讯，才找到安乐园。进门，有一片葱郁的树林，还有一个葡萄架长廊。如果不是墓地，在这里玩“官兵捉强盗”的游戏挺合适。忽然，我们在黑黝黝的墓地上，看见了竖起的十字架。朦胧夜色中，它们像一个个伸长头颈的死者，阴森森十分可怕。草丛中，还有昆虫发出凄惨的叫声。小胖哭丧着脸哀求：“我们还是回去吧。”大家心照

不宣全票同意，立即转身而回。谁知，如同吃了迷魂药似的，我们在墓地间转来转去，就是无法出门。大家慌不择路，争先恐后从一段坍塌的围墙上爬了出去。小胖在翻围墙时，还不慎摔了一跤。为了回去不被老王笑话，我们在附近农田里随意捉了几只赚绩，作为勇敢者的物证。

上方山冒险捉将军

俗话说：“白露三朝出将军。”此时，有的赚绩个大、凶猛、耐斗，被称为“将军”。当然，根据体形和搏击时间的长短，还可以细分为少将、中将、上将和大将。我们早就听大人说起，上方山盛产将军级的大赚绩。因为路远，家长不让我们去捉。后来，我们几个大孩子上了中学，家长才勉强同意。凌晨三点闹钟一响，我们就一骨碌从床上爬起，匆匆洗漱完毕，胡乱吃了一碗酱菜泡饭，便集合前往。小杨认识路，就成为我们的头领，我们叫他“羊（杨）头”。一路步行远征，我们终于来到了上方山脚下。此时，赚绩叫声此起

彼伏，正在唱歌欢迎我们。要辨别这些斗虫的好坏，可以听声音。凡是叫声不停的赚绩，俗称“叫鬼赚”，它们嘴硬骨头酥，经不起格斗。凶猛的将军级大赚绩，善于利用地形，往往躲在易守难攻的石头缝内。其鸣声低沉、雄浑、有力，叫几声就停止片刻，显示出一种睿智、不事张扬的大将风度。由于地形特殊，要捉到这种将军很不容易。唯一的方法，是使用射水皮囊。

捉赚绩有一个约定俗成的“明规则”：谁先听到将军的叫声，就拥有这只赚绩的捕捉权。我们分散行动，各人凭自己的本领寻觅捕捉对象。在一段驳岸的石壁上，我惊喜地发现了理想的目标。凭声音判断，它至少属于“中将”级别。但仔细观察地形后，我不禁犯了愁。这只狡猾的赚绩，居然躲在陡直的驳岸中间，怎么捉？幸运的是：驳岸上垂下的一根树枝，可以利用。于是我冒着生命危险，骑跨在树枝上，又解下腰带把身体拴住。狡猾的赚绩听到动静，立刻停止鸣叫。我耐心等待许久，终于又听到叫声，锁定了它的具体躲藏处。于是，捕捉开始。我将

一只袖珍电筒衔在口中，左手持网罩，右手按住皮囊向石缝中射水。就在触须露出石缝的一刹那，我用网罩把赚绩牢牢罩住。嗨！这只赤褐色的大赚绩，后腿粗壮有力，头上有一块特殊的白斑，是一只名副其实的将军级“玉顶”赚绩。两个小时过后，大家都捉到了不少上品的赚绩。其中的将军级斗虫，都是在石缝中捉到的。

殡仪馆遇怪失铜板

苏州郊外的横塘，也是我们的捉赚绩基地。印象最深的一次捉赚绩，却与殡仪馆有缘。那次走到半路上，天忽然下起大雨。慌不择路，我们看见一堵围墙，赶紧从开着的一扇小门进去，在一条走廊内避雨。走廊旁边是一个庭院，院内有赚绩在鸣叫。等到雨一停，我们就因地制宜在庭院内捉起赚绩。奇怪的是，我们在翻砖瓦时，遇到不少体形比赚绩大的“绩力蝗”。这种俗称“棺材板”的昆虫，头部扁平如刀削，像一块扁平的棺材板，形状非常可怕。正当我们准备离开时，雨又下了起来。这

时，几个人从走廊一端走过来。一个人对我们说：“小朋友，雨还在下，你们就在这里斗赚绩吧，我去拿盒子。”

于是，他拿来一只长方形白坯木盒。我们就把捉到的赚绩放在木盒内斗。由于光线太暗，需要手电筒。小杨旋转手电筒盖子时，不小心从手电筒内滚出一枚垫在里面的铜板。不料，铜板在地上骨碌碌滚了几下后，竟然消失了。我们找了许多，也没有找到。我们很扫兴，趁雨停立刻离开这里。走到大门口，大家才发现这里原来是殡仪馆。想到“绩力蝗”，想到奇怪不见的铜板，想到斗赚绩的骨灰盒，大家吓得落荒而逃。从此，我们再也不去横塘捉赚绩了。

外跨塘被捕拔野草

有一次，我们去玄妙观，到三清殿后的赚绩摊白相，从一位卖赚绩的农民口中得知：外跨塘沿铁路附近，也出产大赚绩。这些斗虫生活在高分贝的噪音环境中，养成了凶猛好斗的习性。他是外跨塘人，所卖的大赚绩就是在当地

捉的。这就是有力的物证。于是，我们向这位农民问明去外跨塘的路线，决定开辟捉赚绩的新战场。

那一次，我们起早去外跨塘捉赚绩，收获不小，几个人都捉到了大赚绩。其中，还有名品“银黄赚”。这种赚绩展开双翼鸣叫时，可以看见颈部排列的、状如芝麻大小的黄色颗粒。这种颗粒，其实是一种寄生在赚绩身上的虫卵。用手取下虫卵仔细观察，会发现它能缓慢移动。我们满载而归，在回家的路上发现一块山芋地。葱郁的长藤间，隐约可见有的山芋已经拱出地面。不知是谁带的头，大家一拥而上“顺手牵羊”，从土中争挖成熟的山芋。正挖得起劲，一个当地农民大叫着从远处跑来。我们见势不妙，立刻拔脚而逃。

跑了一段路，见追兵没有赶来，我们才松了一口气，停下来喘气。这时我突然发现：由于匆忙逃跑，挖山芋的螺丝刀丢在地上没有拿。丢了螺丝刀，回家肯定要被父亲打一顿。没有办法，我不顾小伙伴的劝阻，冒险返回山芋地寻找，不巧，被那个还没有离开的农民抓

了个正着。于是，我向他承认错误，愿意赔偿。谁知，他没有打我，而是罚我和他一起，在旁边的一块菜田里拔野草。大约拔了半个小时，他把螺丝刀还给我：“小朋友，劳动改造结束，回去吧。”说完，还挖了两只山芋送给我。回家后，我这个“俘虏”摇身一变成为

“英雄”，向小伙伴得意洋洋地讲起自己的历险经过。

如今，捉赚绩、斗赚绩这种风俗已风光不再。但我们这一代同龄人，每当回忆起儿时捉赚绩的种种趣闻，总有一种无法割舍的情愫。



那时候听书

文/殷德泉

听书（苏州人听评弹，俗称听书），是我的终身之爱，带给我乐趣，带给我知识，带给我惊喜。听书，留给我诸多难忘的记忆……

“老听众带了两位小朋友来捧场”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苏州就是人们现在看到的平江路一带的模样，小桥流水，小街小巷，很幽静，慢条斯理，现代人称之为“慢生活”。下班回家的父亲想要放松放松的话，就是晚饭后带着我去临顿路上茶楼书场听书。

那时候临顿路上有很多的茶馆兼书场，如醋坊桥附近的金谷书场、紧挨着草花桥的九如书场、东花桥巷口的全羽春书场、临顿桥旁边的新德源和富春楼书场等，而四海楼是其中较有影响的一家。我们经常去的那一家就是曹胡徐巷口的四海楼书场，我对这家并没有楼房而被称为“四海楼”的书场印象特别深刻。

依稀记得那天，踏进四海楼书场，门内左手边是个老虎灶，热气腾腾，右手边便是卖票间，广播里正播放着评弹节目，我熟练地递钱买“筹”（即书